

走進塔比多

一、

誰能是那無形的手
為我們握住失落的山丘？
誰能釋放受縛的心靈
讓它重新唱起夢裡的顫音？

走進塔比多
奇萊山旁落鋤與立樁的迴聲
獵人的腳步未停
山棕與流雲
聽著溪水的闊刀切鑿山壁
時間的方位錯落如星圖
不被注意
有所謂文明驅逐部落上空的野鷹

(喔！我還相信古老的靈魂，祂們見過史前的寒冷 與
不斷推擠的地球埋葬珊瑚，祂們聽過第一注泉水噴出岩脈
在背光的山谷激越底東流)

二、

長型的步槍瞄準沉睡的祖靈
故事與傳說、憤怒的弓箭
夾入岩壁
戰事 快，如一場暴雨
Sisil 小鳥啞啞的聲音，哀鳴
耆老們闖起悲傷的地圖
塔比多換了姓名

於是，長矛曲折成順從
 野草長入炊屋
 坡坎間一列高聳的石階，忽起
 巍峨，通向那座紀念殺戮的神廳
 什麼該記取？什麼被遺忘？

(如果你問我，我以為山林裡的歌唱最令人動容
 飛鼠丟下樹枝戲作獵人的煙斗，母親在農具旁編織長長的征衣
 她守護的作物如襁褓中的族裔.....)

只是，角色被盜取
 故事的場景辭別祖靈，不明白
 為什麼淺山平地教堂的鐘聲裡
Mgay Bari 被問起？

三、

而文明如何歸納山谷間的晨曦
 直線式的思慮像穿越部落的柏油水泥
 祖父種下的山林已劃歸公地
 說著漢語的頭目一車車捆綁樟林

我看見青年們的背影
 在高樓的縫隙中尋找、演繹
 是他們問起 **Mgay Bari**
 太魯閣，祭司的密語
 是他們吹起口簧琴，呼求 **Utux** 祖靈
 在懵懂的都市迷宮裡
 轉接傳喚靈魂裡的記憶

(我祈念那古老的祖靈，祂們存在部落的歌聲裡，重新唱起
 我祈念那先知的圖騰，祂們被釘在不同血緣的袖扣裡，漂流 遷徙.....)

四、

驚異！不能言語
 他們在部落的眼睛裡，看見了自己
 在祝禱的節拍裡
 跟著 Gaya 的步履
 回到孺慕的山林
 母親曾經耕耘的土地

爲此，風雨都成砥礪的詩句
 原鄉開闊的生命
 迎向時代的撞擊，卻是
 呼吸沉靜.....

(啊！那是立霧溪的水，緩緩彎過塔比多階地
 那是奇萊山的風，穿越時空，攪亂、撕據與調和
 魂牽夢迴的 峽谷山地)

注：塔比多 (Tapido)，天祥的舊名，是太魯閣峽谷中寬闊的階地。太魯閣族人 (Truku) 以山棕爲名，在此建立部落。

Sisil 鳥 太魯閣族傳說裡的一種占鳥。族人要上山工作或打獵，會由 Sisil 的叫聲、方向及飛翔方式判斷吉凶，以決定繼續前進或趕快退回家。

Mgay Bari 太魯閣族傳統的祭祀，是表達對天地萬物、神靈崇敬的儀式。

Gaya 太魯閣族人祖先的遺訓。

Utux 太魯閣族人的祖靈。